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南海吳研人著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世界書局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南海吳研人著
世界書局發行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目錄

(庚卷)

第八十一回

眞愚昧慘陷官刑

假聰明貽譏外族

第八十二回

案倫常名分費商量

報涓埃夫妻勤伺候

第八十三回

誤聯婚家庭鬧意見

施詭計幕客逞機謀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鴉髻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嶺屬他人

第八十五回

戀花叢公子扶喪

定藥方醫生論病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瞞天撒大謊

洞世故透底論人情

第八十七回

遇惡姑淑媛受苦

設密計觀察謀差

第八十八回

勸墮節翁姑齊屈膝

諧好事媒妁得甜頭

第八十九回

舌劍脣槍難回節烈

忿深怨絕頓改堅貞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結功深葭莩復合

目錄

二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調反目

趙師母手版誤呈詞

第九十二回 謀保全擬參僚屬

巧運動趕去冤家

第九十三回 調度才高撫臺運泥土

被參冤抑觀察走津門

第九十四回 圖恢復冒當河王差

巧逢迎壘斷銀元局

社會
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庚卷）

南海吳研人著

第八十一回 眞愚昧慘陷官刑 假聰明貽譏外族

作之道。張百萬依了他的話。拿幾套衣服給那樵夫換過。留在花園住下。騙子見張百萬還不死心塌地。便又生出一個計策來。對張百萬說道。凡是眞命天子到了吃醉酒睡着時。必有神光異彩現出來。直透到房頂上。但是必要在遠處方纔望見。你如果不相信。可試一試。看張百萬聽說果然當夜備了酒肴。請那樵夫吃酒。有意把他灌得爛醉。騙子也裝做大醉模樣。先自睡了。張百萬灌醉了。樵夫打發他睡下。便急急忙忙跑回自己宅內的一座樓上。憑欄遠眺。要看那眞命天子的神光異彩。那騙子假睡在床上。聽得張百萬已經去了。花園裡伺候的人也陸續去睡了。方纔慢慢起來。取出他所預

備的松香末。這松香末就是戲場上做天神出場時撒火用的。他又加上些硝磺藥料。悄悄的取了一把短梯。爬到牆頭上。點上了火。一連向上撒了四五把方纔下來。到了半夜時又去撒了幾把。然後收拾停當。安心睡覺。張百萬在自己樓上遠遠的望着花園裡。忽然見起了一陣紅光。不覺吃了一驚。誰知驚猶未了。接着又起了三四陣。不覺又驚又喜。呆呆的坐着。要等再看。誰知越等越看不見了。聽一聽四面寂無人聲。正要起身去睡。忽然又看見起了四五陣。大凡一個人心裡有了疑念。眼裡看見的東西也會跟着他的疑念變幻的。撒那松香火不過是一陣火光。火光熄了便騰了一團烟。騙子一連撒了幾把火。便有幾團烟。看在張百萬的眼裡便隱隱成了一條龍形。他還暗自揣測。那裡是龍頭。那裡是龍尾。那裡是龍爪。越看越像。一時間那烟銷滅了。他還閉着眼睛。暗中去想像呢。到了次日一早便爬起來到花園。

裡去找騙子。騙子還在那裡睡着呢。張百萬把他叫醒了。他連忙一骨碌爬起來。說道。甚時候了。我昨夜醉的了。不得一夜也不會醒。張百萬便告以夜來所見。又道。紅光當中隱隱還現了一條龍形呢。騙子道。可惜我也醉了。不會看得見。不然倒可以看看他。開了眼睛。不會張百萬道。這個還不容易嗎。今天晚上再請他吃一回酒。先生到我那邊樓上去看便了。騙子吐出了舌頭道。這是甚麼話。昨天晚上一回已經是冒險的了。倘使多出現了。被別人看見。還了得麼。何況他已經現了龍形。更不相宜。他那原形天天在那裡長。必要長足了。纔能登極。每出現一次。便阻他一次。生機長得慢了。許多。所以從今以後。最要緊。不可被他吃醉了。你已經見過一次。就是了。要多見做甚麼。張百萬果然聽了他的話。從此便不設酒了。央騙子揀了黃道吉日。把女兒嫁給那樵夫張燈結綵。邀請親友。只說是招女婿。就把花園做了甥館。一

切。都是騙子。代他主張。成過親之後。張百萬。便安心樂意。做國丈。天天打算。代女婿。皇帝預備。登極。買了些綾羅綢緞。來做了些不倫不類的龍袍。那樵夫。此時養得。又肥。又白。腰圓背厚。穿起了龍袍。果然好看。喜歡得。張百萬。便山呼萬歲。起來。騙子在旁。指揮。便叫樵夫。封張百萬。做國丈。自己又討封了軍師。幾個人在花園裡。就同做戲一般。亂鬧。這風聲。便漸漸傳了出去。外面有人知道了。騙子也知道。將近要敗露了。便說。我夜來望氣。見犍爲地方。出有能人。我要親去聘了他。來輔佐天子。就向張百萬。討了幾百銀子。只說。置辦聘禮。便就此去了。這裡還是天天胡鬧。那樵夫。被那騙子。教得說起話來。不是孤家。便是寡人。家裡用人都叫他萬歲。鬧得地保知道了。便報了成都縣官。見報的是謀反大案。嚇的先稟過首府。回過司道。又稟知了總督。纔會同城守。帶了兵役。把張百萬家。團團圍住。男女老幼。盡行擒下。不曾走了。

一個帶回衙門。那樵夫身上還穿着龍袍。張百萬的女兒頭上還帶着鳳冠。縣官開堂審訊。他還在那裡稱孤道寡。嘴裡胡說亂道。指東畫西。說甚麼我資州有多少兵。綿州有多少馬。茂州有多少糧。甚麼甯遠、保甯、重慶、夔州、順慶、叙永、西陽、忠州、石碛處處都有人馬。這些話總是騙子天天拿來騙他的。他到了公堂。不知輕重。便一一照說出來。成都縣聽了嚇的魂不附體。拿了革命黨馬上就可以陞官。應該要喜的心癢難抓。連忙把他釘了鐐銬。通稟了上台。上台委了委員來會審。過兩堂。他也是一樣的胡說亂道。上台便通行公事。到各府廳州縣一律嚴密查拿。那一班無恥官吏得了這個信息。便巴不得迎合上意。無中生有的找出兩個人來。去邀功。還想借此做一條升官發財的門路。就此把一個好好的四川省鬧的閭閻雞犬不甯。這種獸子遇了騙子的一場笑話。還要費大吏的心。拿他專摺入奏。並且隨摺開了不少的保舉。只是苦了我們行。

客入店投宿。出店上路。都要稽查地保衙役。便藉端騷擾。你既然那邊未曾立定事業。又何苦去招這個累呢。我道。聽說四川地方民風極是儉樸。出產又是富足。魚米之類都極便宜。不知可確作之道。這個可是的。然而近年以來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據老輩人說的道光以前。川米常常販到兩湖去賣。近來可是川裡人要吃湖南米了。我道。這都爲何作之道。田裡的粟。越種越多。米麥自然越種越少。了我常代他們打算。現在種粟的利錢。自然是比種米麥的好。萬一遇了水旱爲災。那個饑荒纔有得鬧呢。我道。川裡吃烟的人。只怕不少。作之道豈但不少。簡直可以算得沒有一個不吃烟的。也不必說川裡就是這裡。宜昌你空了下來。我和你到街上去看看。那種吃烟情形纔有得好看呢。我道。川裡除了鴉片烟之外。還有甚麼大出產呢。作之道。那不消說。自然是以藥材爲大宗了。然而一切蠶桑礦產等類。也無一不備。

也沒有一樣不便宜。所以在川裡過日子是很好的。只有兩吊多錢一石米。幾十文錢一擔煤。這是別省所無的。我道。他既然要吃到湖南米。那能這樣便宜。作之道。那不過青黃不接之時。偶一爲之罷了。倘使終歲如此。那就不得了了。我道。那煤價這等賤。何不運到外省來賣呢。作之道。說起煤價賤。我却想一個笑話來。有一位某觀察。曾經被當道專摺保舉過的。說他留心時務。學貫中西。他本來是一個通判。因爲這一保就奉旨交部帶領引見。引見過後。就奉旨以道員用。他本是四川人。在外頭混了幾年。便仍舊回到四川。去住在重慶。一天他忽然打發人到外頭煤行裡收買煤斤。又在他住宅旁邊租了一片四五十畝大的空地。買了煤來都堆在那空地上。頭不多幾天。把重慶的煤價鬧貴了。他又專人到各處礦山去買。我道。他那裡來這許多錢。買那許多煤。又有甚用處呢。作之道。你不知道。他一面買煤。一面在那裡。

招股呢。我道。不知他招甚麼股。作之道。你且莫忙。等我說下去。有笑話呢。他打發人到四處礦裡收買。一連三四個月。也不知收了多少煤。非但重慶煤貴了。便連四處的煤都貴了。在我們中國人。雖然吃了他的虧。也還不懂得去考問他。爲甚麼收那許多煤。內中却驚動起外國人來了。中國之事偏要外人留心可發一嘆駐劄重慶的外國領事。看得一天天的煤價貴了。便出來查考。知道有這麼一位觀察。在那裡收煤。不覺暗暗納罕。便去拜會重慶道。問起這件事來。誰知重慶道也不曉得。領事道被他一個人收得各處的煤都貴了。在我們雖不大要緊。然而各處的窮人。未免受他的累了。還求貴道台去問問那位某觀察。他收來有甚用處。可以不收。就勸他不要收了。免得窮民受累。中國窮民受累偏有外國人體貼可發一嘆重慶道答應了。等領事去後。便親自去拜那位某觀察。問起這收煤的原故。並且說起外面煤價昂貴。小民受累的話。某觀察却慎重其事的。

說道這是兄弟始創的一個大公司將來非但富家並且可以富國兄弟此刻非但在這裡收煤還到各處去找尋煤礦要自己開採煤斤呢至於小民吃虧受累只好暫時難爲他們幾天到後來我公司開了之後還他們莫大的便宜我勸老公祖不妨附點股分進來這是我們相好的知己話若是別人他想來入股兄弟還不答應留着等自己相好來呢重慶道道說了半天到底甚麼公司甚麼事業那位觀察道這是一個提煤油的公司大凡人家點洋燈用的煤油都是外國來的運到川裡來要買到七十多文一斤我到外國去辦了機器來在煤裡面提取煤油每一百斤煤最少要提到五十斤油我此刻收煤最貴的是三百文一擔三百文作二錢五分銀子算可以提出五十斤油躉賣出去算他四十文一斤這四十文算他三分二釐銀子照這麼算起來二錢五分銀子的本錢要賣到一兩六錢銀子便是賺了一

兩三錢五分。每担油要賺到二兩七錢。辦了上等機器來。每天可以出五千擔油。便是每天要賺到一萬三千五百兩。一年三百六十天。要有到四百八十六萬的好處。偏算得定許多利益可發一笑內中提一百萬報效國家公司。裡還有三百八十六萬。老公祖想想看。這不是富國富家都在此。一舉麼。所以別人的公司招股分是各處登告白。散傳單。惟恐別人不知。兄弟這箇公司却是惟恐別人知道。以便自己相好的親戚朋友多附幾股。倘使老公祖不是自己人。兄弟也絕不肯說的重慶道聽了他一翻高論也。莫名其妙。又談了幾句別的話。就別去了。回到衙門裡暗想。這等本輕利重的生意。怪不得他一向秘而不宣。他今日既然直言相告。不免附他幾股。將來和他利益均沾。豈不是好。並且領事那裡也不必和他說。穿因為這等大利所在外國人每每要來沾手。不如瞞他幾時。等公司開了出來。那時候他要沾手也來不及了。可謂外交能手一笑

定了主意。便先不回領事的信。等那位觀察來回拜時。當面訂定。附了五千兩的股分。某觀察收了銀子。立刻填給收條。那收條上注明。俟公司開辦日。憑條例換股票。每年官息八釐。以收到股銀日起息。云云。某觀察更說了。多少天花亂墜的話。說得那重慶道越發入了道兒。那領事來問了幾次。回信只推說。事忙。不會去問得。俄延了一個多月。那煤越發貴了。領事不能再耐。又親自去拜重慶道。此時重慶道沒得好推擋了。只得從實告訴。說是某觀察招了股分。集成公司。收買這些煤。是要拿來提取煤油的。領事愕然道。甚麼煤油。重慶道道就是點洋燈的煤油。領事聽了。希奇的了。不得問道。不知某觀察的這箇提油新法。是那國人。那一箇發明的。用的是那一國。那一個廠家的機器。倒要請教。請教重慶道道。這個本道也不甚了了。貴領事既然問到這一層。本道再向某觀察問明白。或者他的機器沒有買定。本道叫。

他向貴國廠家購買也。使得領事搖頭道：敝國沒有這種廠家，也沒有這種機器，還是費心貴道。台去問問某觀察，是從那一國得來的。新法子，好叫本領事也長見識。重慶道到了此時，纔有點驚訝，問道：照貴領事那麼說，貴國用的煤油，不是在煤裡提出來的麼？領事道：豈但敝國，就是歐美各國，都沒有提油之說。所有的煤油，都是開礦開出來的。煤裡面那裏提得出油來？重慶道大驚道：照那麼說，他簡直在那裡胡鬧了。領事冷笑道：本領事久聞這位某觀察，是曾經某制軍保舉過，他留心時務，學貫中西的，只怕是某觀察自己研究出來的，也未可知。說罷，便辭了去。重慶道便忙忙傳伺候出門去拜某觀察。偏偏某觀察也拜客去了。重慶道只得留下話來說有要緊事商量。回來時務必請到我衙門裡去談談。直到了第二天，某觀察纔去拜重慶道。重慶道一見了他，也不暇多叙寒暄，便把領事的一番話述了出來。某

觀察聽了。不覺張嘴。舌。正是

忽從天外開奇想 要向玄中奪化機

未知他那提煤油的妙法。到底在那裏研究出來的。且待下回再記。

第八十二回 索倫常名分費商量 報涓埃夫妻勤伺候

某觀察聽重慶道述了一遍領事的話。不覺目定口呆。做聲不得。歇了半晌。纔說道。那裡有這個話。這是我在上海識了一個甯波朋友。名叫時春甫。他告訴我的。他是個老洋行。買辦。還答應我合做這個生意。他答應購辦機器。叫我擔認收買煤斤。此時差不多。機器要到上海了。我想起來。這是那領事。妒忌我們的好生意。要輕輕拿一句話來嚇退我們。天下事。談何容易。我來上你。這個當。重慶道道。話雖如此。閣下也何妨打個電報去問問。也不費甚麼。某觀察道。這個倒使得。於是某觀察別過重慶道。回來打了個電報到上